文匯報之兩個汚點

·巨一·

文匯報自出版之後，以其刊佈新聞，不受拘束；重以每日所載評論，間亦不乏精警透闢之筆調，剴切詳明之指示；而當時新聞紙之以敢言稱者，祇大美華美等諸夜報，大美華美雖有日刊之發行，然不能致其全力，內容形式胥欠完善，故文匯報既乘時崛起，遂一新讀者之耳目。然其所以突飛孟晉、超越一切者，則尤得力於游擊隊克復無錫之一新聞。（此稿刊於該報出版之一月後）實則當時並無克復無錫之事，純係某記者據拾讕言，藉眩已能於報館當局，而編者亦貿然發刊，不料且標以巨型鉛字，因此一段謠言，竟奠該報雄覘孤島之基礎。但嚴格論之，該報雖食謠言之惠，然在該報之本身上，要不能不認爲一個汚點也。自是之後，該報一帆風順，逐步擴展，不意最近因刊一個建議之一篇評論，復着一絕大汚點。當此評論刊出之後，不但各報大肆抨擊，即在讀者方面，亦無不引起懷疑，蓋當此全國一致，誓從死裏求生之日，該報忽唱和平高調，謂非轉變態度，其誰能信。其後該報雖置巧辯，而事實亦證明該報之確未轉變，漸釋讀者之疑慮，仍獲社會之信任，然爲該報之又一汚點，恐該報當局，當亦加以默認也。竊按該報之評論，頗有瑕瑜互見，良莠不齊之感，且恆刊載專論國際情事之文，如以前老大之諸報然。實則，於生死關頭，切膚之感正多，亦何多暇而着此閒筆？況又淡而無味，繁而不精，言之未能有物耶。記者之作是言，蓋亦出於愛護該報之忱耳。

◆箴說書先生◆

·無邊·

說書者，於大庭廣衆之間，登台奏演，固應衣冠整潔，不可故意不修邊幅，此猶會客赴宴之須衣禮服，所以示尊敬與禮貌也。然文身之具，求其整潔已足，若華衣麗服，着意修飾，則反流於輕薄矣。顧今之說書者，盛裝豔裹，幾成一種習尚；其尤甚者，衣履之必求摩登無論矣，抑且膏髮敷粉，薰香染指，若欲與彼以色相示人之鶯燕儕爭短長者。此在說書者，固自以爲翩翩美好，不知我輩聽客，輒欲爲之作嘔。若曰：彼說書者，將藉此以遂某種企圖，則我不禁更爲說書界前途歎息矣。

此在聽書者，固不能苛求。然爲保持說書之藝術計，則又不能不一加提醒也。緣說書者，自幼從師學習，日孜孜於絲絃說唱之中，自無暇研究文字。然說書者輒亦自命斯文中人，並以熟讀脚本之故，亦能獲得一知半解之程度，然正因其自命斯文，一知半解也，恆多自傲，自負，自得，於是有大膽改竄固有之唱詞者，有大膽自撰開篇，公然奏唱者。以致唱詞之中，往往非驢非馬，不文不俗，疵謬百出，而各種開篇，簡直更是笑話，（余嘗讀此類開篇，祇可勉强卒聽，總沒有這胃口卒讀）偶取一讀，令人肌膚起栗，然說書者之自撰開篇，近亦成風，一若非此，不足以眩其高才者。不知有好的開篇，再有好的彈唱，斯幷兩難，而值欣賞。若脚篇奇劣，則彈唱雖至佳，又有何味。夫說書者，本以彈唱說爲其本身藝術，決無人求其兼擅文學。寄語說書先生，不如藏拙而別由通人捉刀爲愈也。

我看了文娟後的印象

·斗老·

區區向來，是不歡喜看京朝化的譚派老生，尤其是坤角兒的來這一派，要是問甚麼理由？我自己也回答不出，祇感覺到沒有興趣罷了。文娟，報紙上的輿論，却把我看動了心，雖然許多論調，是捧得利害，不過終也得要有些本領，不然決不會有這麼捧的，所以我去看看文娟，究竟什麼路道？結果，給我的印象，是很不錯，以我個人的眼光，文娟的玩意兒，能夠說一聲，比李萬春演譚派戲，來得有味兒，很通大路，倒不是野狐參禪，的確是經過一番苦練，這是從文娟的台上演戲，告訴我的。講句從心坎兒裏發出來的話，時代劇場終究祇要兩角法幣，在這座價，和文娟的玩意兒，分量秤一秤，那是實在化了錢，好像買到一批便宜貨的比例。那一天，文娟演的是全部打棍出箱，這齣老戲，誰都不否認，是極不容易討好，那麼瘋的路子，那麼呆的場面，任何伶人，看見貼這齣老戲，都是感着累了。沒有好的。文娟，她的唱詞唸白，恕我對於譚派味兒，沒有相當認識，不能妄加斷評，但是聽他的字韻，似乎並不尖耳，而且張口收音，極清爽動聽，講到她的身上臉上，身比臉出色，臉倒不是死，然而有些不敢做介，這當然是譚派的影響，在問樵一段，我覺得比鬧府好，小動作，小手面，都是在大路裏演得提神，腿底下也相當，頗有一造詣，和樵子三起三伏的身段，的有一種值得稱許的功夫。闖府也還不錯，總之，文娟這位坤角老生，沒有像旁的女人扮男人，使人感到噁心的形討厭，台上演唱，已脫去了噁心的一個關口，那是已經很有味道了，文娟給我的印象，是這樣一個結論，比較令我無有好感，是她場面上一一破殼聲的大鑼，一個寥寥可計的幫口，也許這是我討厭京朝作風的緣故，不獨是文娟，我別人來也是如此的。

洋行一片裁員聲

·黃容·

戰事發生迄今，將一年矣。家破人亡者固無論矣，即普通人家亦莫不受戰事影響，有「日子難過」之概。比較最安全者，還是一班洋行職員，因老板既非國人，一切稍有保障，中既仍須辦公，即不致有失業危險；雖生活程度日高，究竟還可敷衍，乃近來海上各洋行以營業清淡，有裁員之舉，於是這一個穩瓶，亦免不掉「拍勒搭」打碎矣。

據記者所知，亞細亞火油公司自六月份起，裁去職員達十分之四五左右。自來水與自來火兩公司亦裁去不少。電話公司則裁去接線生多人，蓋以長途電話既已停止，虹橋路分公司受損甚鉅，於是遂不得不晦氣一班接線生矣。以上各公司雖大舉裁員，所幸尚有儲蓄金可得，大概一年內生活尚可維持。惟一年後如仍是這付樣子，則未免不堪設想矣。其餘若蜜蜂牌絨線廠等，以素無儲蓄金規定，至多奉送一個月薪水耳，失業後之生活問題，未免有發生困難之危險矣。上海本非樂土，今失業日增，市面日劣，僅倚一班內地富室，維持畸形繁榮，隱憂重重，究不知變成一副什麼樣的面目也。

長篇小說　處女心

第一回　深夜訪詩人　風清月白　高樓談勇士　海闊天空（十六）

·張健帆·

靄人手中的草帽，早由那個傭婦接了去，替他掛好。他就在這邊靠窗的單人沙發上坐下。很迅速的向這屋子裏望了一下：但見這客廳雖並不怎樣大，却佈置得異常幽雅！兩邊壁上，只分掛着裝裱在玻璃框子裏的四幅屏條，却是當代名人的手筆。平頂上除中間垂下球形的大電燈罩外，四角還掛着八角形的古式玻璃燈，裏面通着電炬，倒也別緻。屋子中間，祇放着一只紅木圓桌，上面鋪着繡花白綢檯毯，放着四只裝水果糖果的大玻璃盆，還圍了四把很精巧的椅子。屋子周圍，除放了幾只几桌，置着盆景外，祇放着幾只很精美的沙發。唐季珊就坐在靠隔室門邊的沙發上。那隔室門開着，只見裏面放着書桌，原來是一個書房呢。再看這客廳後面，用很致究的厚絨帘幕相隔着，好像很是進深。還不由他猛想起當初在綏遠的時候，掀開帘幕，和袁鄭芳突然相見的一幕來。可是這個印象，好像映演電影般，只在他腦海中一瞥而逝。方才他坐在人力車上，一路上被猛烈的太陽照在身上，却雖頻頻揮着扇兒，還覺得熱不可當。此刻到了屋子裏面，陰沉沉的，一些也不覺得悶熱；而且還開着放在旁邊几案上的搖頭電風扇，涼風習習，更覺得異常涼爽了！這當兒，傭婦已送上茶來，卻用着有蓋的古式茶盌，便放在座旁玻璃檯面的矮茶几上。唐靜蘭家常祇穿着一件陰丹士林藍布旗袍，這是她的校服。可是穿在她這樣苗條的身上，露着兩條雪白的玉臂，上中下三部的輪廓，都呈現出很顯明的曲線美來。從旗袍角的下擺，又露出凝脂白玉般的腿兒來。原來她穿着短得不能再短的薄綢襯褲，脚上穿着翻襪平跟皮鞋，覺得這樣整潔樸素的裝束，沒一樣不合式。再看她頭上並不燙髮的秀髮，修剪得不長不短，却襯託出略帶長圓形白淨秀麗的臉兒來。絕細的眉毛，長長的睫毛，黑白分明的眼睛，筆挺的鼻樑，不大不小的鼻子，薄薄的櫻唇，小小的嘴兒，位置適宜的耳朵，秀靨上雖不施脂粉，可是她皮膚細膩，却也雪白粉嫩，紅潤可愛！正所謂脣不點而紅，風姿天然，修短合度，肥瘦適中，何必再要修飾呢？

◆清末查禁小說談◆（十二）

·子不語·

新齊諧凡二十四卷，續十卷，初名子不語，後因見前人所作亦名是，故改。作者袁枚字子才，號簡齋，晚號隨園老人，錢塘人，乾隆進士，知江甯等縣，有循吏名。年四十告歸，築隨園於小倉山，頗放情聲色。好著述，又喜獎拔文士才女，爲四方宗仰。所著隨園全集，多至三十餘種。新齊諧，純爲志怪之作，其文據事直書，不尙雕飾，好言因果，有六朝風。但好作僞，其卷二十四所載唐人控鶴監祕記二則（通行本已刪除）與楊愼所得之漢人「雜事祕辛」爲同流。花朝生筆記：新齊諧，一名子不語。錢塘袁子才（枚）撰。風行一時，至今未替。吾觀其敍徐霞客事，以霞爲崖，且謂不得於繼母，欲置之死；竟似此公遊記尙未寓目者，可怪也。其餘紕謬，尤不勝指。邵齊能謂此書大抵道聽途說，而緣飾以已見，洵然。控鶴監祕記，滿紙淫穢，不堪入目，撮而錄之，意果何居？此尤爲全書之累。清代時有抽禁小說之舉，如此文字，吾意決當抽禁耳。

◆書場人話◆

·一呆·

魏含英，珍珠塔名家魏鈺卿的兒子，現在倒也慢慢的變起來了，居然也有好幾家場子電台，講到含英的書技，的確是有些進步，不過也有他老子的毛病，太引經據典，討厭得極。

徐雲志，自成一派的唱腔，三轉三回，有人叫做迷魂調，這個調，初聽倒很討人歡喜，再聽則沒得滋味，三聽是胃口倒足，這是什麼講究，就是味道不足，好像京戲裏的長腔曦羊，不值錢的緣故。

女說書裏幾個有噱頭有單勢裏面；比較唱兩句，貫得進的耳朵，那倒還是謝小天，能夠有一種回味，別人都是一個腔調，分分上下句吧了，不論十句廿句，終歸兩個一倒湯，謝小天却不如此，很有味兒的。

楊蓮青，大書評話行裏，也可以算塊老牌子了，走過運，響過一陣，目下是今非昔比了，這不紅的原因，大半吃虧在小書交運上面，楊蓮青說書，口音不大好聽，有些小三子味道，一口强蘇白，交關難聽。

星牌　餅乾廠　菊花餅乾

鸞牌汽球糖

上海市錢業公會會員

鴻大錢莊

專營代客買賣　英美金鎊金票　中外公債股票　法郎票香港票　各國金銀貨幣　票洋赤金紋銀　中外鈔票市價　準確手續簡捷

地址　愛多亞路三六二號　電話九六九二〇

◀如蒙賜顧　竭誠歡迎▶

當歸兒

調經活血　婦科聖藥

新亞藥房　上海新亞藥廠製造

都城舞廳

地址：霞飛路馬浪路

一切的一切，都使你萬分的滿意！

茶舞　三時至七時

不日開放　科學冷氣　滿場電扇　涼快舒適

電話：九五八一〇號

美麗　牙膏　處處有賣

上海明星香水廠出品

大美　定價一劃

大方　美觀　舒適　經濟　耐穿

每晚六時假座大美電台播送　江笑笑　鮑樂樂　滑稽

每週四晚七時假座中西電台播送　江笑笑　鮑樂樂　滑稽

今日起爲特別優待顧客起見　贈送精美絹扇

地址：湖北路大新街口　電話：九二七四三號

趙南石補腎丸

△每瓶一元　不效還洋　△買一送一　完全王道　△當日見效　國藥製成

趙南石廣告局新趙

臭蟲敵

市上僞品甚多　購時請認「臭蟲敵」三字　及黃盒瓶裝以免上當

每瓶售洋二角五分

民强化學工業社監製

各大公司烟紙雜貨號均有代售

總發行所江西路三零四號　電話購貨一九一三二號

趙南石　天然治咳草

◆傷風咳嗽◆越是厲害◆越是靈驗

◆肺癆吐血◆越是危險◆越是有效

扇底微言

（五三）·雲郎·

近來時代劇場，有人爲謝韻秋點戲，牌上書重君二字，此爲吾友瘦腰郎，瘦腰郎之至時代，因知予力揚周碧雲爲花衫之聖，故往一觀，乃於無意間忽見韻秋，歎曰：時代美才，不在碧雲而在韻秋也，其始若不便與予直言，則私語靈犀，謂打寬分數，評碧雲爲七十五分，則謝娘當得八十有二，靈犀爲予言，予笑曰：私語何爲？特審美之不同耳。平心而論，韻秋未始非佳才，有蹻工，有武工根柢，而佈貌亦妍，所欠缺者，嗓音不够，其嗓音似已敗，敗至於似乎不可收拾，殊不審何以致此？瘦腰既迷醉謝娘，遂聽歌無虛夕，歌場中有一人爲聽客點唱，費六七金，可以點戲半打，因丐於瘦腰，初拒之，繼不勝其擾，故點唱，問牌上書何姓，瘦腰思之久，曰：爲一重字，友人不知，究其故，則曰：此居士山人之弟子，重革也，居士山人謂：重革乃厚皮，予以皮甚厚，故亦號重革，實則以予觀之，瘦腰之皮何嘗厚：蓋從其點戲之後，場中執事者，問瘦腰曰：當令韻秋來，爲先生謝，瘦腰亟止之，謂我後日將識其人，今稠人廣座間，則可不必，可見亦厚不起皮來。所謂後日將識其人，則瘦腰於是夕設宴於功德林，以美人茹素，於是邀友人作陪。共此一餐素齋焉。

破巢燕語

·嘯岩·

世間事有時纔以理而無法理可據，衡以情而又出乎人情之外，此種問題，至愚若予，固百思不得其解，即大智如諸君子，亦恐未必遽能作答。半月前，有四盜乘電燈甫明之際，假送貨爲由，紿入予所居之里中大房東家，房主人外出未歸，進門後，驅闔室老幼男婦於一室，以一人監視之，其一則在後門口把風，餘二人正持手槍，威迫房主人之母，登樓啓篋，滿擬搜括財物。幸弄口皮匠及看守里弄之人，察其形跡可疑，匆促於弄口商家，假電話報告捕房，迨探捕至，把風者知事機已洩，以術語通知室內諸盜，已則欲遁已不能。適左鄰後門，有婦啓扉窺視，把風者伏地哀求，請容其入內暫避，婦如允所請，將來必圖後報，否則雖死亦當爲厲以祟其家。鄰婦不顧，反身入室，而緊閤其扉，拒扉甫閤，此把風之盜，即飲彈死於地，他盜則相率沿屋曬台逸去矣。事後未及三日，左鄰之婦，忽患瘋狂之疾，時哭時笑，諸藥無靈，且語言模糊，恍惚盜之附其身者。病僅一週，竟悠然逝。婦有幼子，亦因暴疾相繼云亡。其夫大恐，遂盡室他遷。究竟婦與子之死，是否爲盜所祟？如曰無關，何以不先不後而死於斯時？且婦之拒盜入避，爲免除窩盜之嫌，亦屬情理之常，盜雖死，又何能斥其非。或曰：「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婦見死不救，毋乃太忍，宜其有此報應。斯二說也，究以何說爲是？總之，茲事繩以理，衡以情，終難得其解，敢以質諸明達諸君子。

白雪潑墨

（九四）·白雪·

文娟既不知陸公爲何許人，於是復有好事者謂之曰：陸公者，即小洛也，亦即代汝爲文揄揚最力之人，汝當以恩公之禮事之。文娟聳肩曰：我無恩公，但有恩客，恩客中祇有小章其人，而絕非小陸，小章貌甚美，年事至輕，供職於某儲蓄會，囊中多金，點戲報效，幾無虛夕，彼小陸既能在筆頭上用功夫，想係一窮酸書生，然則安能望小章之項背，且窮措大類多點不起戲，無恩於我，我安可以恩公視之！好事者曰：小章者，一獐耳，小陸者，一鹿耳！奈何舍鹿而取獐，汝宜三思而行，切勿交臂失之。文娟不悅曰：我實不識小陸爲何如人，我家對鄰，有苦力名小六子，以拉黃包車爲生，後弄有小三子，以拾煤炭爲業，此外則有烏師阿六，某舞廳有一陸老二，我所知者已盡在此，矧鹿爲龐大之物，我殊吃不消，足下美意，祇有心領謝謝云云，好事者至此，詞窮語塞，長歎而退！

我記文娟碧雲宴請大郎小洛諸公，大郎跳起來曰：白雪胡說可恐！小洛復從旁煽惑，其實此事，乃係大郎小洛諸公，設宴款待文娟碧雲之誤，喧賓奪主，出入甚大，理合聲之更正如上，惟聞大郎曾籌一筆吃費，準備於收乾女兒時化費之用，不知那晚這一筆支出，是不是已經先爲挪用，倒很替大郎乾急！

如何整飭「身防」

有堅强之國防力方致國於强，有堅强之身防力方致身於健。在目前局勢下，獨立國家而不知注力於國防者，即有國破覆亡之危險，而在這年頭，戰後疫興，天時不正之際，人們不注力於身防者，固亦難免爲疫病所乘，有剝削健康毒害生命之可慮也。

現時研究國防者，無非注意於軍備，以擁有機械化之陸軍，載重飛遠之空軍？及砲巨甲堅之海軍，方可自豪而不致爲人凌辱，飾邊界如堡壘，有空防如絲網，乃不復惴外來之侵略。弱國如病夫，國庫空虛恰如人之先後天不足，舉外債以軛力整飭軍備，要如病後求醫服藥之情形相同。

以言身防，用大例小，可知主要實在於提高自身抵抗力，堅强筋骨如邊防完善，內體健全，不啻舉國民意之一致敵愾同仇，欲邊防完善不受人侵略，必仗大砲飛機庶人無虛隙可尋。疫菌由空氣傳染假呼吸以入體，正如敵機闖入轟炸，在國防之須用高射砲者，對身防可用紅人牌防疫香精，以爲空氣中的殺菌消毒運動以爲抵制，其功效力量不止相同，抑且有超過之可能也。

而國家灌輸政治意識以堅强民心者，倘用內服紅人牌防疫藥片以促進全體內部之抗疫力，理正相似，功或過之。儻讀者其細味余言，於防疫强身之道有同感者，更宜如余言之按步進行，而身防設備費固價廉易籌，而紅人牌出品各大藥房均有出售，則尤便也。

◆閒話大郎◆

·黃容·

大郎善於罵人與捧人。人或病其過火，蓋罵得不過火，不如不罵；捧得不過火，不如不捧；世間最不中看者，即不痛不癢之罵人文字耳。然大郎之罵，較其捧猶佳，良以捧得過火，難免有肉麻處，罵得過火，則痛快淋漓，足以一消胸中惡氣也，然近來報間，已久不見大郎罵人之文，以近來上海可罵之事正多，大郎應暫擱其捧人之筆，重振其罵人之威，否則豈不辜負了這好幾年罵名耶？大郎非弱者，愚當拭目以俟之。

愚愛讀大郎文，嘗仿其筆法作隨筆若干則，化名投寄某報，刊載之日，舉以語友人曰：「此文筆法似出大郎手筆，大概係大郎化名所爲耳。」友人閱畢搖首曰：「否，大郎之文，痛快爽利，不但搔着癢處，簡直搔出血來。此文不痛不癢，一無是處，決非大郎所作。」愚因知以愚庸碌之才，即使磨穿鐵硯，亦決不能學大郎於萬一，大郎誠不愧爲江南第一枝筆矣。

大郎之文固佳，筆名則未見佳妙，蓋大郎如不冠以唐，人且疑爲三寸丁轉世，而雲裳則又難免冒充服裝公司老板嫌疑。以愚陋見，大郎可改爲三郎，雖有活捉危險，然「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而雲裳可改爲雲雨，蓋從大郎文中，知其頗歡喜這個調調兒，大郎既爲爽快人，則率性把雲雨當做名字，不失爲英雄本色，未悉大郎以爲然否？

後台人語

·擬漢·

劉韻芳現在和老牌演戲，爲了沒有老旦的緣故，也唱起這行老旦玩意兒了，像天雷報斬經堂等，但是看來的味兒，終有些不對。

唐韻笙到上海來，這句話不知從何而起，在最近這幾天，某舞台根本未曾想到過，以後是不好預料，因爲某舞台去弄他來，除非是每在沒有相當人才，否則決不找此麻煩。

麒老牌的冷于冰，生意倒是很不錯，一元二角的座位，老是客滿，而且還是隔日票子，光這樣賣座成績，連老牌自己也是意想不到，因爲天氣熱，實天有這稀賣座，那才是一件怪事。

波羅雜寫

·波羅·

十年前海上名伎中，有兩個「梅妃」，其一早故，其一曰「陳君霞」，即曾爲趙光祖熱戀，而與趙妻「譚眉影」涉訟公庭者，當時騰載報章，指爲梅妃新恨，顧荏苒十載，其人迄今亦秋娘漸老矣，偶游璇宮，見舞姬中一人，身長玉立，而容光黯淡，露遲暮之色，伊何人，固即昔日盛名重靄之陳君霞也。女人在堂子中，當其盛時，不知何故，終不肯嫁人，及年老色衰，則往往欲求爲商人之婦而不可得，其事似已成爲公例，而此公例，我復於「梅妃」一見之矣。

張尙義之子余亦識之，其人殊渾厚，新娶之婦，則完全爲一鄉下女人，今聞此一對可憐蟲，且同爲艱苦之遭矣，張尙義甘心附逆，死不足惜，而我則頗悲夫此長厚之少年，亦爲其阿父所累，至此乃欲求死而勿能，張子固亦可憐人也。

「順兒」既沈溺於煙霞，遂不得不重爲舞舞，而舞舞所入，復耗於烟，似乎順兒今後之奮鬥，乃亦爲烟而已，顧復多病，往往數日不至舞場，故環境乃頗惡劣，惟又不能靜以養病，稍愈，復力疾赴之，似此情形，試問其人前途，亦有何種樂觀者。然順兒亦甘之，蓋薄命之人，在理不能有享福之一日，即使一旦有人欲爲金屋之藏，使順兒稍安其形體，特此亦決勿爲順兒所願，必設法出此金屋而後已，否則亦必斷命而死，故女人之命苦者，事實上不能有憐惘之人，因此等人之骨氣，正不配人憐惘，必重處於壓迫之下，時受打罵，則其身體反能日益健全也。

與一舞女舞，女殊滑稽，舞罷相問曰：「何日君再來」，我曰：流浪之人，再來殊難自定，女笑曰：然則豈將爲「永別了弟弟」耶？此婆討我便宜，而我乃爲之失笑，亦可兒矣。

冠生園飲食部

夏令應時食品

冬瓜盅

每盅　小號……一元四角　中號……二元二角　大號……

兒科專藥

鷓鴣菜

專治小兒百病

港粵滬　宏興藥房出品

各藥房各烟店均有經售

雙囍牌熱水瓶

◆保暖二十四小時◆　◆藏凍九十六小時◆

物美價廉…到處風行　家居旅行…不可不備

各大公司各百貨商店均有出售

中國興業熱水瓶廠出品

總發行所　上海威海衛路二六二號　電話三八〇七八

實業部註冊

饋贈親友最受歡迎

倪鴻順肉鬆廠

肉鬆大王

電話購貨　隨接隨送

門市部　電話八二八三〇